

行走常山

走过乌麦田

梁木

周末,上饶市方志敏研究会特聘专家汪国强先生来电相约,到他的老家球川镇乌麦田去走走,难得的晴好天气,正适合户外游玩,于是我愉快地答应了。

乌麦田自然村位于球川镇西北部,有山地、林地六千多亩,是个典型的山区村,也是革命老区村。据县志上记载:汪姓于清乾隆年间从安徽徽州府婺源县(今属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)迁此,因祖上垦荒种植荞麦(俗称乌麦)获得丰收,故取村名乌麦田。该村深居大山如处子,与江西的玉山县和本省的开化县紧邻,当地人形象的比喻为“鸡鸣三省”之地。

三十多年前,我在球川镇上工作,到乌麦田这个大山里去走访,连机耕路都没有修通,步行起码也要两个多小时才能抵达。那时候,往乌麦田进发,还得到千家排水库大坝上候船。有时候喊破嗓子,船工千呼万唤始出来,船上挤满了柴火和衣食农具,等到我们上岸后,才是青山环抱的金荷村。

今天,我们是乘坐小车进山的,山路已经浇筑起了水泥路面。从县城出发,到球川古镇上,然后往后山,左拐右绕就进入到原先的金荷村地界。右边有一条山道通往高山上的塘岭村,我们直接往深山峡谷里的乌麦田村开去。山道弯弯,植被越来越茂盛,手机的信号也没有了,但我们仍然乐此不疲。你看,车窗外,一块一块山排田里的油菜花金黄金黄,惹人喜爱;山崖边,不时可见一簇一簇的杜鹃花,粉色淡红直至深红,随风摇曳。我们纷纷下车选景拍摄,在移动中体念山水,在山水中感悟自然。

到了到了,乌麦田自然村不经意间就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。这是一块相对平缓的开阔地,草木葱郁。一条蜿蜒的小溪,汨汨流淌出清澈的山泉水,在阳光

照射下波光粼粼。小溪之上是毛竹杉木和杂木林,一望无际又绿意深深。小溪沿边,只见一座年代久远的泥瓦房,门窗紧闭,古朴典雅。同行的原乌麦田村老民兵连长汪伟军介绍说:“村民已在二十多年前的‘下山脱贫’中,全部搬迁到红旗岗集镇上去了,他家的老屋基上也已栽种下了红豆杉。”

我们跟随老汪往右边的山坳上徒步,又见两座保存完好的楼房,楼房的前后都是整片整片的红豆杉基地。走进山林,如同走进一种畅达的心境;走进山林,好像走进一扇童年的大门;走进山林,更似走进了静美的圣地。静听,郁郁葱葱的林中有挖山的“嚓嚓”声,走过去一看,原来是一位山民正在为红豆杉除草松土。经过询问得知,他来自相邻开化县大郡的村民,离此地不过两三公里的距离,这些天是来帮助开发红豆杉的。

站在这片两省三县交界的“金三角”之地,老汪谈起了方志敏领导红军战斗的故事。自1927年开始,我党组织了弋横、崇安农民暴动,建立了赣东北和闽北革命根据地。之后,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军队,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多次“围剿”。1932年,中央苏维埃决定赣东北省改称为闽浙赣省,方志敏继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。1933年,中共中央任命方志敏同志为闽浙赣省委书记、省军区司令员。大约是在1934年,方志敏按照中革军委指示,将闽浙赣边区的红七



老屋

军团与当地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,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“围剿”斗争。其中一次在乌麦田的马鞍山上,与国民党王耀武的部队展开了两天两夜的激战,最后,红军以一小部分兵力作掩护,大部分安全撤离到外线。乌麦田,从此留下了红色的印迹。

今天,我们采风团就是奔着寻访红色记忆来的。

一会儿,在乌麦田老支书吴清和的家门口,一下子聚起了二十多人的队伍。一幅“中国工农红军七方面军”鲜红的军旗高高挂起,大家纷纷在飘扬的军旗下合影留念。中饭过后,汪国强先生还主持举行了一场“讲红色故事·谈村庄发展”的座谈会。我们在缅怀先烈中,向革命老区乌麦田致敬。

山谷里传来一阵阵清脆的鸟叫声,我们迎着徐徐的山风,闻着沁人心脾的花香,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乌麦田自然村。红色的乌麦田,绿色生态的乌麦田,等待着有识之士来开发……

映山红,家门口的乡愁

朱爱良

这些日子,家门口培植的几盆映山红争先恐后盛开,在枇杷树、栗子树、月季、垂盆草的衬托下,显得格外妖艳,成为一道风景,引来乡邻驻足观赏拍照。

映山红,又名杜娟,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。唐代诗人白居易赞曰:“闲折二枝持在手,细看不似人间有,花中此物是西施,鞭蓉芍药皆媿母”。

我自小在芙蓉山里长大,映山红自然也不陌生。

“若要盼得红军来,岭上开遍映山红……”我对映山红最早印象最深刻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源于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插曲《映山红》。

《闪闪的红星》是一部红色革命题材电影,当时在小山村放映后,让小孩子们群情激昂,主人公潘冬子机智勇敢、大胆果断、疾恶如仇的性格特色,成为小伙伴们心中的偶像,深深烙印在脑海里。而影片中的插曲《映山红》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《红星歌》,更是给我们积极向上、勇于奋斗的力量。那时,这几首歌曲广播里经常播放,校园里经常传唱,甚至在田野里干活,或行走在弯弯曲曲的村道上,都能听到人们嘴里轻轻地哼着曲子。

映山红为落叶灌木,一般树枝高二三米;分枝多而纤细,呈纽扣状扁圆形,表面密被灰棕或灰绿色绢状茸毛。清明节前后,是映山红盛开的季节,屋背山、后蓬坞、官山上、陈家坞、东坞尖、西山底……到处都有映山红的情影,它们点缀着整个山体,这里一丛、那里一片,团团簇簇,在青山绿树之间云蒸霞蔚,那片片翠绿的叶子衬托着火红的花朵,勾画出一幅幅山野美景。

我们不仅喜欢唱《映山红》这首歌,更喜欢傍晚放学后、或者周末去山上采摘几束映山红回家,插在瓶子里观赏,因为它象征着坚定理想信念,生活红红火火。

2005年芙蓉水库建成,我们搬出大山后,映山红渐渐淡出了视野。自那时起,我无论走到哪里,只要看到映山红,触景生情,孩提时代的生活便萦绕在心头。

有心者、事也成。邻居小段种花花草草是把好手,家门口养育了许多绿植。去年春季,他又去山里挖了许多映山红放在门口培植。可他很挑剔,对树枝造型不好的干脆一丢了事。我想啊,这岂不是太可惜了,白白浪费精力。见我在一边连连叹息,他就直接做起了人情,说道:“你想种的话,这几棵小的就送你吧,等会空了帮你种好。”

我大喜过望,迅速去市场上买来几只大花盆,挖来几袋酸性土,在小段的热心帮助下,培植了3盆映山红放在大门口。

一年过去了,如今门前的映山红已绽放出绚丽多姿的花朵,望着那鲜红的花瓣,闻着那醉人的清香,我又唱响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——《映山红》,仿佛又找回孩提时代大山里的生活。



盛开的映山红

鲜辣常山

胡柚菜肴故事——柚皮菜包

刘爱国



本图由常山华府慢城生活酒店提供

菜包这种民间小吃由来已久。古时候,在清明春祭期间,为了扫墓祭祀、缅怀祖先,人们会做一些清明泪、青蓬糰、青蓬菜包用来供奉祖先和自己食用。青蓬做的食物多吃容易上火便秘,所以各家也用米粉做些菜包之类的食物,这菜包裹馅捏成月牙形,与饺子相像,但并不是下锅用水煮,而是用来蒸和油煎。菜包里面花色很多,大多用笋粒、肉丁、豆腐干等作馅,但常山人用胡柚皮作馅,却是一方水土的独门特技。

相传,柚皮菜包与北宋名臣范仲淹有关。范仲淹祖籍真定常山(今河北省

正定县),在他百日时,随家人追随着在苏州任职的父亲。父亲病逝后,母亲谢氏又带着襁褓中的他,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,所以,范仲淹的童年生活也极为颠簸,与贫苦人一直有惺惺相惜之情。而从小的几度迁徙,与常山又结下了不解的因缘。公元1036年,范仲淹到饶州府任知府,当时他正处于被贬境遇,心境自然低落,每日将自己融身于饶州的课农、督学,考察山水,同时,也将饶州百姓装入自己心坎。

曾为饶州府的鄱阳地区盛产稻米,当地喜欢米饺这一食物(与我们的菜包相似),米饺在鄱阳人心中的位置犹如北方人心中的水饺,客居他乡的范仲淹虽然经常食用,但他仍念想着记忆中的家乡味道。一日,他和几位挚友相聚畅叙,听说在饶州东面三百多里的衢州府也有一个常山,有一脉人还是从真定常山迁徙而来,这深深勾起他那怀念故土的情愫,牵出他那一段难忘的常山之旅。

常山素有“八省通衢”之誉,历史上就是商贸物流的重要节点,也是南北人

员交融,文化荟萃之地。在饮食上有“南米北面”“南糕北饺”之分,但常山人则汇聚各地特色,饮食上讲究精细,将大米糯米合磨成粉,蒸熟擀捏成菜包。过去,逢清明祭奠祖先才做清蓬糰、菜包,但常山人除了清明节,平常日子也做菜包小吃,范仲淹来到常山,自然也想尝尝。那日,店家并未准备足够的馅料,就剁碎漂沥好的胡柚皮,和其他配料一起炒出香香的馅料,虽然这些都是极为普通的食材,但由此而做出菜包,造如月牙,形态饱满,咬上一口油煎的菜包,那金黄脆嫩,入口含香的香味让他感叹不已,连声叫绝。

虽然范仲淹的常山之旅只是短暂的路过,并没有时间实质性了解衢州常山与真定常山的联系,但却尝到了南北文化交融的柚皮菜包,而这“柚”字的谐音,与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如此的合拍,虽然柚皮菜包里的馅料并无山珍海味,却有寻常百姓满满的幸福感,柚皮菜包这美食小吃的气息弥漫着整个小城,诱惑着来往客人的味蕾,这之后,柚皮菜包也就成了来常山客人最惦记的特色小吃。